

· 理论探讨 ·

漫谈生理性带下及其与月经的关系

天津中医二附院 王建玲

“带下”之义有广狭之别。广义的带下是泛指妇女经常带胎产诸病,如丹波元简说:“疾系于月经者,总称带下。”尤在经《金匱心典》也说:“带下者,带脉之下。古人列经脉为病,凡36种,皆谓之带下病,非今人所谓赤白带下也。”狭义的带下则单指阴道中分泌的一种粘滑液体。如《女科证治约旨》说:“阴中有物,淋漓下降,绵绵而下,即所谓带下也。”

狭义的带下又有生理、病理之分。前者如《沈氏女科辑要笺正》引王孟英按语说:“带下,女子生而即有,津津常润,本非病也。”说明女子在发育成熟后,阴道有少量无色透明的粘液,布露于胞脉,润滑于阴户,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但若带下量明显增多,或淋漓不已,色、质、臭味异常,甚或伴有局部或全身症状者,即属于病态。所以张山雷说:“女子生而带下,不足为病。即所谓津津常润者,本属无多,亦不移恶,……如其太多,或五色稠杂及腥秽者,斯为病候。”

自《素问·骨空论》提出“任脉为病,女子带下症聚”的理论后,纵观历代医籍中,凡论带下皆述其病理,而于带下生理则少有专论。然而,认识生理始能究其病理,所谓知常方能达变。故本文拟就带下的生理及其作用等问题略作探讨,以待指教。

生理状态的带下主要来自宫颈和阴道的分泌物,状似稀粘的浆糊,无色透明,量少无臭味,不会渗泄于体外,具有濡养阴户的作用。生理性带下,就其性状而言,当与涕、泪、唾等液体一样,都属于津液的范畴。津与液在其性状、功能、分布等方面虽然有所不同,如《灵枢·五癯津液别》说:“津液各走其道,故三焦出气,以温肌肉,充使肤,为其津;其流而不行者,为液。”但津与液同属于水液,俱源于饮食水谷,并有滋润濡养的功能,二者名异而类同,可分而不可离。所以《类经》说:“津液本为同类,盖津者,液之清也;液者,津之浊也。”

生理性带下虽属津液的范畴,但津液化生为带液则需要经过其特有的生化道路,所谓“五脏四海,各因经以受水谷之气味,故津液随化各走其道。”(《类经》)带下的生成,首先与肾之精气有关。肾藏精,又为水脏而“主津液”,津液经由肾气的蒸腾,肾精的渗灌,始能化生为带。如女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,至“二七”肾气初盛,天癸(阴精)泌至,月经开始

来潮,带下也开始出现;“三七”以后,肾气平均,发育成熟,月经规律,带下亦津津常润,并伴随月经周期而有量、色、质方面的正常改变,故《血证论·崩带》称带下为“无病之月信”;及至“七七”以后,由于肾气虚衰,天癸竭止,地道不通,月经断绝,从而带下亦涸,阴中失润。《景岳全书·妇人规》说:“白带出于胞宫,精之余也。”充分说明,带下的生成主宰于肾。

其次,带的产生与任脉、带脉、脾胃也有密切关系。任脉主一身之阴经,称为“阴脉之海”,凡精、血、津、液等均由任脉总司,“辟犹水也,而任脉则为之总任焉,故曰阴脉之海。”(《十四经发挥》)又任脉始于胞中,隶于少阴,“肾与任脉相通以相济”。(《付青主女科》)故任脉通畅,津液肾精并注于胞宫而为带下。带脉围腰一周,联系并约束诸纵行经脉,特别是“带脉横生通于任脉”,(《付青主女科》)具有约束阴液循其常道涵养生殖器官的作用。脾胃为后天之本,津液是通过胃对饮食水谷的“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”的作用而生成,脾为胃行其津液各走其道,与精之余和合渗注于前阴而为带下。故《灵枢·五癯津液别》说:“五谷之津液,和合而为膏者,……下流于阴股”。

总之可以认为,生理性带下化生于水谷,源于脾胃,主宰、调节于肾,由任脉所主司,带脉为之约束。

肾对生理性带下的主宰调节作用,还表现为带下的量、质与月经周期有着内在联系,受肾中阴阳消长转化节律的影响。例如,月经后期是胞中气血渐变,肾气渐盛,阳精始长的阶段,因而带下分泌,由无到有,由少渐多;排卵期阴精盛极,重阴转阳,是阳气开始发动,阴精开始施泄的阶段。故带下量增多,质稀、色白,绵绵不断;排卵后期阳气鼓动,阴精施泄,阳长阴消,带下减少;经前期冲任通盛,天癸必至,精血充旺,血海满盈,带下又增多,且色白、质稠,此为由阳转阴,月经即将末潮之兆。

带下与月经的生理病理关系密切。在生理方面,如《血证论·崩带》说,带下“乃胞中之水也,此水清则为天癸,以济经血。”说明生理性带下的濡润胞宫,充养经血的作用,因而有“经带同源”之说;在病理上亦能互相影响,如脾虚健运失常,则水湿不能循其常道而从其类,下注为带下量多;同时脾虚中焦不

“命门者，目也”释

天津中医学院 94 李健宇

“命门”之说源于《内经》，《灵枢·根结篇》曰：“太阳根于至阴，结于命门，命门者，目也”。《内经》认为“命门”就是两目，因此我们研究祖国医学的“命门学说”时，必须先了解一下《内经》把两目作为“命门”的真正涵义。

1 生命与门户

从构词上看“命门”由“命”和“门”两字组成，《内经》中的“命”做名词用时，可解释为“生命”，如《素问·四气调神论》云：“万物不失，生命不竭”“交通不表，万物命故不施。”《内经》中的“门”与“生命”之类合在一起用时，是用来烘托“生命活力”的，如《四气调神论》云：“圣人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，以存其根，故能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。”“生命”在《内经》中被认为是天地的产物，如《灵枢·本神》云：“天之在我者，德也；地之在我者，气也。德流气薄而生者也”。天地又称乾坤，而天地的“德流气薄”运动在《易经》中又被比作“门户”的开合，如《易·系辞》曰：“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。”由于“门户”的开合而产生的“出入”作用，《易经》认为是“神”的表现——“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”（《易·系辞》）。同样《灵枢·九针》有“神客在门”之说，明代通于《易》理的张介宾认为命门是“先天立命之门户”。赵献可认为命门是人体的“元神”，道教的养生家也将人体两目之间神秘的第三眼称为“天目”或“天门”那么“天地门户”与“命门”之间是否有着内在联系呢？

2 目与“天门”

《楚辞·九歌·大司命》有“广开兮天门”之句，洪兴祖补注云：“天门，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。”可以看出这里的“天门”是指进入天界的门户。古人还认

为“天门”在西北方，这是因为“天不足西北……西北为天门。”（《周礼·大司徒》疏引《河图纬括地象》）。《素问·举痛论》曰：“善言天者，必有验于人。”人体有无与之相应之处？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：“上配天以养头。”因此头是人体的“天”。《阴阳应象大论》又曰：“天不足西北，故西北方阴也，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。”《内经》不但承认“天不足西北”之说，而且还认为与之有相应之理，“目”就是其中之一。这里指的是左目明。

“目”的生理作用是视物，而“目”的视物作用是以其接受五脏六腑的精气为基础的，因此《内经》称“目”的视物作用为“精明”。如《灵枢·大惑论》曰：“五脏六腑之精气，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。”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曰：“精明者，所以视万物，别白黑、审短长。”而启玄子注“命门者，目也”时认为：“命门者，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。”由此可见《内经》把目做为命门也与目的“精明”作用分不开，而目的这种“精明”作用又与古人的“天门”说相吻合；《文选》注谢惠连《雪赋》引《诗纬含神雾》云：“天不足西北……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”。我们知道“天门”是“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。”而“上帝”又是阴阳的“神”化，也就是《易经》所谓的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。同样《灵枢·五色篇》在阐释面部明堂五色望诊时也将两目之间附会为“王宫”，《灵枢·九针篇》认为：“凡刺之时，必在悬阳……神属勿去。”“悬阳”指“两目”。因此《内经》也认为两目是“神”所居之处。

3 “天门”与命门

祖国医学认为望目可以察“神”、而望“神”的



能受气取汁变化而赤为血，则血之化源不足，造成月经量少，色淡质稀。若因肾阳虚衰，封藏失职，任脉不固，带脉失约，阴液滑脱而下，则可见带下量多，清冷、质稀薄，终日淋漓不断；肾阳气虚，封藏失司，还可致冲任不调，血海蓄溢失常，月经周期紊乱，先后不定，甚至非时而下。阳气不足以温煦，月经色淡质清。如果肾阴虚，精血亏少明显，则滋润阴道之阴液

乏源，带下量极少或无；精血亏少，则血海不充，故月经量少，甚或经闭不行。另外，肝郁不舒，克伐脾土，致肝郁脾虚，亦可造成经带异常。肝郁日久化热伤阴，久必及肾，导致肾阴不足，经带失常。凡此均表明带下与月经生理病理的关系密切，在理论和临床方面均有一定意义。